

书评 城市边缘人的三个关键词

■文 | 走走 ■图 | 资料

作为文本象征的T市郊外,工厂区。

在路内笔下,T市是一个废旧钢铁和流水线的构成体。它不需要动用想象力,它既不新兴也不古老,有媒体,没有神话。它隔离,无名无姓,看似无害,其实却充满足以毁灭几个年轻人的陷阱。它的灰蒙蒙与陈旧,全中国的地级市都能立刻辨认出来。它有犯罪,但并未上升成一个城市的罪恶。而在T市郊外的工学院,处于一个被围困的境地,死气沉沉。这个背景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完全没有魅力的地点首先映衬出了作者语言的风趣机智;其次这个干巴巴的、集体的T市凸显出了个体。在作者全景式、切片式的呈现下,每个人物的生活都嘈杂热闹。对一张张面孔了解的欲望,推动故事向前发展。

游荡的侦探们。

与一般悬疑小说不同的是,解开结局的“侦探们”并不那么好奇。“我”虽然最终找到了杀害D罩杯女孩小白的凶手,但此前“我”所追踪的对象却是T市本身,更确切地说,是那些主动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女孩们。有一搭没一搭,她们各自的故事隐约可见。她们不可捉摸的行为中透露出一系列凌乱混杂的暗示,比如咖啡馆女孩和她姐姐的故事。在大众社会千人一面的潮流之中,“我”游游荡荡,把每一个经过自己生命的“芸芸众生”,视为拥有自己独立生命和意志的个体,即便是守着小便利店里的孩子。这些人的故事,使T市变成了一个谜,充满无名的人和无法解释的命运,召唤人们去求索,但就像“我”最终撕开的黑色塑料袋,“有什么东西穿过了灰尘



《云中》

作者: 路内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到凶手,用较掉大拇指和食指的方法逼凶手认罪。

我从未问过作者,为什么给这部长篇起名为《云中》。我自己的理解是:云中,是一个叙事者的角度,观察、权衡、揣测。云中,是精神化的。漂浮于那些人物的活动之上,俯视着他们在一个个夜晚睡着如同死去,俯视着他们攀爬于自己的欲望之上,俯视着他们因为某个微小的理由死于非命。

令人回味无穷的是其结尾。父辈的悲剧,在“我”和小白走了长长的一段路后,又回到了起点。命运如此狭窄、密封、关闭,但只要升到一棵树的高度,升到云中,也许就能立刻逃脱。

的星云,向着废墟之上淡薄的天空中走去。”里面是否装着小白的碎尸?即便是作者本人,也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开谜底。

边缘。

边缘是不容易被淹没,被瓦解的。既处于社会阶层边缘,也处于城市地理边缘的这些工学院学生们,自得其乐,没有人装作感到抑郁,没有人装作反省到自己精神和物质双双贫困,没有人装作哲思到面临自我崩溃的危险。即使整天想着发财的“风投王子”锅仔最后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分裂倾向,老星也只是说:“锅仔的悲剧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程序出错,严格来说这不是悲剧。”这既是思考的边缘,也是理智与疯狂的边界之缘。所以老星会在理智地推理出是谁杀害了他心爱的女孩齐娜后,找



《把恐龙做成大餐》

作者: 邢立达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这不是普通的科普读物,也不是寻常美食书,这是一本恐龙时代的菜谱,用美妙的食物香味吸引你走进史前世界!作者一边教你料理各种恐龙食材,一边讲述好玩的恐龙故事,幽默的文笔和渊博的知识让你恨不得马上回到 罗纪抓一只来大快朵颐。



《爱情就是一物降一物》

作者: 李一帆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为什么优质女会爱上平庸男?为什么青梅竹马敌不过刁蛮辣妹?为什么智商、情商超群的女子却仍要为情?这些与爱情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在金庸小说中均有答案。本书来自于点击火爆的网络热帖,既是一部让人捧腹爆笑的金庸爱情人物志,更是实用的江湖恋爱指南。而区别于时下流行的带有厚黑味的婚恋指南,本书仍然讲究纯爱多一些。

荐读 现实很残酷,青春重口味

■文 | 唐骋华 ■图 | 资料

很多时候书名是不能光看纸面意思的,比如《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乍一看,毕业等于失业,毕业等于失恋不算,还要“一无所有”才过瘾,这也太悲催了吧!而接受采访的时候,一草说得不只是悲催,更是悲壮了——

“关于青春和成长,我们表达了太多的美好,懵懂,浪漫,却少有直面其真实的残忍。《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则选择了真实这样一个成长面,不矫情,不夸张,不伪造,不逃避,面对青春成长里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毕业。”

看情节,确实够悲壮。小说讲述了一群大学生毕业前后的友情、爱情、就业以及为梦想奋斗的故事。大学校园里,梦想家苏杨/花花公子马平志、诗人李庄明/物质女白晶晶、小龙女陈菲儿/野蛮女张楚红,三对恋人上演了三段恋情,浪漫而动人。然而如你所料,毕业像急刹车一样,把所有美好的事物打翻在地。就业、失业、相爱、离散、奋斗、挫折,社会现实的残酷将青春梦想击得落花流水。

不过剧透是不道德的,其间的各种纠葛,大可自己翻书。我只预先说明一点,你千万别抱有幻想,以为某某当了老板,便苦尽甘来。事实是,那三段恋情相继瓦解,没有一场善终。这也是这本小说和“残酷青春”不太一样的地方。残酷青春型作品其实并不怎么直面社会,其所谓的“残酷”,多源自青春期的叛逆、幼稚、骚动。人一旦“成熟”,残酷便被抚平。

与之相反,《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的残酷,源自人性中幽暗的那部分。在校园象牙塔里,它潜伏着,不动声色;踏入社会,诱惑纷至沓来,它被逗引出来,终至不可收拾。所以,读一草的小说,有透不过气的感觉。

“这样写是否太过消极?”我问。他若有所思地回答:“从字面上来

看比较消极,但消极并不意味着虚伪,真实也不代表必须高大全,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毕业生的整体状态非常不乐观,用一无所有来形容很到位。在这样一个现实甚至冷酷的社会里,我们必须用真实当作坚韧的铠甲,我们已经被欺骗了很多年,不能再麻木不仁地无知下去,而是应该清醒面对,不再逃避,奋发直追。”

一草想告诉毕业生的是:“社会有多现实,奋斗就有多少艰辛,奋斗多艰辛,梦想就有多么珍贵。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人生。”

这之中,也融入了他自己的真实经历。一草自称“80后草根”,毕业后从工厂做工开始,跳过几次槽,进过广告公司,甚至卖过脑白金。十年来,从兴化到上海,从上海奔赴北京,一路漂泊,一路奋斗。他现在成了一名小有成就的图书策划人,冯仑的《理想丰满》即出自他手。

从蚁族到作家、出版者,走到今天,一草对曾经的吃苦经历充满了珍视。但他不认为经历挫折是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所以,“我要将最实用的奋斗故事分享给更多渴望成功但资历尚浅的毕业生们,让他们少走几年弯路。”这也是残酷之外,《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带来的另一个启示。



作者简介:

一草:本名黄杨健,1980年生,江苏扬州兴化人。在上海念的大学,现居于北京。作品以描写都市年轻人心态和生活状态为主,文风阴郁、感伤。